

八旗通志初集卷之六十五

藝文志

國家本仁祖義。肇造區夏。而大文炳耀。遂與雲漢
爲昭。自

太祖高皇帝創制清書。始開文運。

列聖繼治。光華日啓。

詔令誥諭。以時頒布。皆以政事發爲文章。所謂六經之
文。簡嚴易直。而天人備者也。我

世宗憲皇帝重華復旦。大綱小紀。無一不出自

聖衷。播爲典謨。其所以振起人文。涵育教訓者。至詳且

備。用是八旗俊乂。應運奮興。後先繼美。詩書騎射。並習兼優。其才華之典贍。足以導揚盛美。黼黻太平。駸駸乎唐虞賡拜之餘風焉。按直省志書。例志藝文。自帝王勅諭制誥及士大夫詩歌文詞。關係本地者。並載不遺。今敬稽

祖宗勅諭臣工之辭。凡有關八旗事宜。一篇之中。兼舉數事。各志不能分載者。編年紀月。冠諸藝文之首。而臣工奏議繼之。至於各旗員歌頌之什。載在

萬壽盛典

幸魯盛典諸書曾經進

呈者。悉分類排編。附於卷末。用昭

文明之治焉。作藝文志。

藝文志一

勅諭一

天命三年四月辛丑。

頒統兵貝勒諸臣訓習兵法書曰。凡安居太平。貴於守正。用兵則以不勞已。不頓兵。智巧謀畧爲貴焉。若我衆敵寡。我兵潛伏幽邃之地。毋令敵見。少遣兵誘之。誘之而來。是中吾計也。誘而不來。卽詳察其城堡遠

近遠則盡力追擊。近則直薄其城。使壅集於門而掩擊之。倘敵衆我寡。勿遽近前。宜預退以待大軍。俟大軍既集。然後求敵所在。審機宜。決進退。此遇敵野戰之法也。至於城郭當視其地之可拔。則進攻之。否則勿攻。倘攻之不克而退。反損名矣。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。乃稱智巧謀畧之良將也。若勞兵力。雖勝何益。蓋制敵行師之道。自居於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斯善之善者也。每一牛条製雲梯二。出甲二十。以備攻城。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。各隨牛条勿離。如離本纛。執而訊之。五牛条額真。不以所頒法令誠諭於衆。

罰五牛衆額眞及本牛衆額眞馬各一匹。若論之不聽。卽將梗令之人論罪。五牛衆額眞及本牛衆額眞凡有委任職事。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。不能則勿受。如不勝任而強受之。將委任之意豈爲汝一人乎。率百人者。百人之事敗矣。率千人者。千人之事敗矣。國家之事。莫大於此。至於攻取城郭。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。一二人輕進。必致損傷。被傷賞不及。縱殞身亦不爲功。迨列陣已定。爭爲先登以陷城者。方錄其先進之功。馳告固山額眞。俟環攻軍士四面并進。城陷然後固山額眞鳴螺。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並進。

又

諭李永芳曰。爾明發兵疆外。衛助葉赫。我乃興師而來。汝撫順所一遊擊耳。縱戰亦必不勝。今諭汝降者。汝降則我兵卽日深入。汝不降。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。汝不戰而降。俾汝職守如故。豢養汝。汝之軍民亦不擾焉。汝素多才智。識時務人也。毋論汝矣。卽無足比數者。猶將舉而用之。結爲婚媾。况汝有不更加優寵。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。汝勿戰。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。必衆矢交集。無力制勝。何益哉。汝出城降。我兵不入城。汝之士卒皆得安全。若我入城。則男婦老弱必

致驚潰。亦大不利於汝矣。勿謂朕虛聲恐嚇而不信也。汝思區區一城。吾不能下。何用興師爲哉。失此弗圖。悔無及矣。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諸人。獻城來降者。保汝父母妻子。以及親族。俱無離散。豈不慶幸。降不降。汝熟計之。毋不忍一時之忿。違朕言。致債失事機也。

右俱

太祖實錄

天聰三年十一月庚寅。

諭八旗固山額真曰。因克遵化。自固山額真甲喇額真及登城士卒。以次賞賚者。非以固山額真身自登城。

也。以其督率盡善。設備堅固。故行賞耳。嗣後凡攻城賞賚。視此爲例。朕與爾等經歷險遠艱苦至此。已蒙天佑。然此猶佑我之小者。後之佑我大者。尚有在也。此行旣承

天眷。凡固山額真及大小各官。俱宜用心約束本旗人員。明白申飭。愛士卒如子弟。若能申明紀律。如子弟愛養。則本旗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。自能不忘教令。臨陣之際。在爾等之前盡力不違紀律也。果能如此。本旗士卒又何至有陷於重罪者乎。倘各旗大臣不勤加申飭。以致妄行奸盜。不誅則紀律廢弛而爲惡。

者益熾。誅之則勞瘁之卒又實可憫。爾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永額真當以此爲念。勤加教訓所部士卒。至於爾大臣各官。居平在家。何等期望。不皆曰安得於上與諸貝勒前遇敵効力以自見乎。何初念頓忘而遂狂於貪得。耽於怠惰。各匿帳中不令人見。如此偷安。倘蒙

天眷。大業旣成。雖欲圖建功名。其可得耶。今後各宜克勤厥職。

天聰四年二月丙辰。

諭貝勒諸臣曰。爾衆貝勒諸臣。仰承

天祐。凡所行之事。皆處之以義。毋貪黷以利已。毋偏庇以徇人。在下之士卒悅。則

天亦嘉與之矣。夫事有不知。因而錯誤妄行。此無可如何之事。如喀克篤禮令其本旗薩木哈圖巴圖魯爲本牛衆人運取柵木以苦之。又使往登昌黎城。是不明於理矣。爾衆貝勒諸臣視本旗効力勞苦之人。當如身親其勞。涕泣憐憫。若不加憐憫。雖素所親信者。亦不盡忠効用也。昔吳起吮其卒之癰。卒之母哭之。有卒問曰。汝子癰而將軍吮之。何以哭爲。其母曰。此子之父被創。吳將軍吮之。遂亡於陣。吾恐此子亦如

其父也。是以哭之。似此等廝養之卒。幸而得生。當思用之。以爲朝廷及諸貝勒建功立業。凡一次奮勇登城之人。倘再遇登城。縱彼欲往。切不可令之往也。

天聰五年七月戊戌。

諭領兵諸臣曰。蓋聞古來用兵征伐。有道者蒙天佑。無道者被天譴。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。未有不敗者也。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。未有不興者也。是以天運循環。但易其君。不易其民。若天意所與者。卽其民也。今日者。

天心所向。豈能預知。朕惟欲仗義而行。制敵養民而已。

八加通志 卷之十三
爾諸臣當申明法紀。訓諭士卒。士卒恪遵。切識於心。務期力行正事。無作奸邪。不然爲奸爲惡。行諸悖亂。則或責或誅。皆自取之耳。至俘獲之人。勿離散其夫妻父子。勿裸取其衣服。爾諸臣以及士卒各宜戒之。

又

諭征明領兵諸臣曰。瀋陽遼東之地。原非我有。乃

天所賜也。今不事征討。坐視漢人開拓疆土。修建城郭。繕治甲兵。使得完備。我等豈能安處耶。朕念及此。故以出兵所得漢人財帛。及與朝鮮通市所得貨物。盡與蒙古易馬。興師征討。此行倘荷。

天佑凡俘獲之人。離散其父子夫婦。裸取其衣服。甚爲不善。似此悖亂盜賊之行。爾諸臣與各軍士。宜諄切曉諭。乃傳諭時。皆唯唯聽命。及退而遂忘之。此所以生事橫行干戾也。今我不自暇逸。日事戰爭。或彼被困而來降。或

天垂佑而制勝。則自有解甲休息之時矣。自征明國以來。凡攻城野戰。所向必克。然我何以常有懼心。彼明國屢戰屢敗。然常不知懼者。蓋彼雖不長於騎射。而於戰陳之時。曉習文武法律故也。昔金伐宋。遇宋將名宗澤者。金兵十三戰皆敗。隨有宋一將率兵來援。

欲戰有城守將阻之曰。當此六月酷暑。揮扇乘涼。尚不能堪。豈能擐甲而戰乎。諸兵聞之。皆無鬪志。遂潰。以一言之失。而城竟爲金所得。如阿敏貝勒駐守永平時。曾以我兵爲弱。曰。如此安能克敵。彼貝勒之言若此。士卒孰肯用命。又如顧三台額駙韋其固山。非以臨陣怯懦不能稱職也。昔攻昌黎時。本旗一卒被傷至死。以繩繫其足曳之而歸。夫戰則用之而不加恤。誰復効死直前耶。必也傷則臨視調治之。乃可爲主帥。固山額真如此。則士卒不惜其生。授命於主將之前矣。我兵總計雖衆。若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甲喇

額真牛朵額真各分所屬之兵而誠諭之。仍覺其少。惟在申明法令。愛惜士卒。孰不願爲爾等効力而前耶。

天聰五年八月戊申。

諭圍大凌河諸貝勒大臣等曰。攻城恐士卒被傷。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。彼兵若出。我則與戰。外援若至。我則迎擊。正黃旗固山額真楞額禮率本旗兵圍北面之西。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漢額駙率本旗兵圍北面之東。阿巴泰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正藍旗固山額真覺羅塞勒率本旗兵圍正南面。莽古爾泰

德格類兩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鑲藍旗固山額真宗室篇古阿格率本旗兵圍南面之西。濟爾哈朗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蒙古固山額真吳內格率本旗兵圍南面之東。正白旗固山額真喀克篤禮率本旗兵圍東面之北。額爾克楚虎爾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鑲白旗固山額真伊爾登率本旗兵圍東面之南。墨勒根代青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正紅旗固山額真和碩圖額駙率本旗兵圍西面之北。大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蒙古固山額真鄂本兌率本旗兵圍正西面。鑲紅旗固山額真葉

臣率本旗兵圍西面之南。岳託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。歸降諸部落蒙古貝勒各率所部兵圍其隙處。總兵官佟養性額駙率舊漢兵載紅衣礮跨錦州大道而營。諸將各固守汛地。

天聰八年二月乙亥。

諭守錦州多爾袞薩哈廉二貝勒曰。爾等可率駐防巨流河四大臣兵並四路哨卒之半前往。量遣數人襲取明哨卒所守屋。執其人。又聞敵人哨騎甚衆。可乘夜越其地捉生。若我兵先往者已過。其在後漢人必爲爾等所俘矣。爾等所進之處。務須左右隄防。若獲